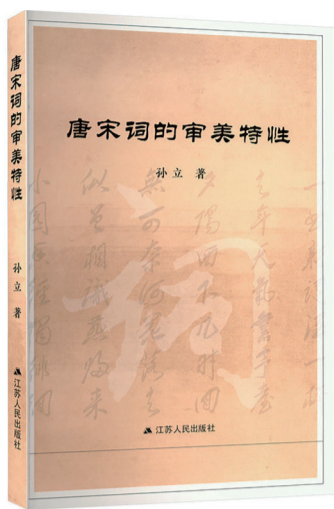


# 千古词心谁觅得

陆剑平



趣的取向,到特定的表现对象和独到的艺术处理等方面,都作了非常独到的分析和研究。再如对词的“情”的特有内涵,他认为“情感作为创作主体的内省对象,不是在诗中,而是在词中有了精心的审察、深刻的表露”。宋代相较于唐代,个人意识的觉醒、人性需求的呼吁,使得情感需求更为炽烈而大胆,“我们以‘情爱’而不是‘性爱’解说宋词,乃是因为词写男女关系,并不重在‘性’需要的描写,而是注重‘人情’的变化。以情动人,是宋词情爱主题突出的艺术特征。”

在他开拓的词的研究新领域,更是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新概念。

他提出,词有三大特质:“近情”“媚态”“感伤”。这些概念,前人或有提及,但未有深入剖析,或未有系统化的研究,他对这些问题都作了独到而深刻的解说。

他提出了词的审美感知、审美情感、审美理性的层次结构划分、生命意识、时空形态、物象结构分析把握等等新概念,为宋词研究打开了许多新窗口,为后来的研究开创了新路径。

再次,是结构宏大。全书凡十一章,涵盖了除声韵外词学研究的全部内容。各章既独立成篇,又逻辑严谨,层层深入,在理论的广度和深度上匠心独具,呈现出他的宏观把控和微观层递的学术研究能力。

第一章到第三章,从本体论上研究词的特质:“近情”“媚态”“感伤”,属于全书的总纲。第四章到第六章,论及情爱主题、生命意识、时空艺术,从现代美学的视角研究前人未曾涉及到的新领域。第七章到第九章,对词的审美意识的结构作了细致的区分,对审美的感知、情感、理性各层次的相互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,其间新见迭出,启人心智。第十章到十一章,分析了词的物象和风格意蕴,对此也作了独特的解说,迥异于前人之述。

今年初,孙立这部学术著作在江苏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,在我看来,仍然具有很大的阅读价值。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成果丰硕的今天,孙立先生作为宋词美学研究的先声,其筚路蓝缕,其润泽之功,其启发之力,都是我们不能忘怀的。

首先,是思博体阔。学术框架能否成立,端看是否深入研究所论对象的本质问题,是否解决基本概念问题。孙立博通中西,这是他知识储备胜于前人的优势。他从现代美学角度切入词的本体特性研究,并涵盖词学研究的各个方面,无论是传统研究涉及的题材、情景、风格、流派,还是他创新提出的宋词的基调、生命意识、时空艺术等词学新课题,都作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,其框架是扎实而严密的。这一框架的建立,也为后续研究者奠定了很好的基础,打开了新思路。

其次,是迭有新意。学术研究最忌陈陈相因。在传统的宋词研究范围内,孙立提出了许多创见。例如对“诗庄词媚”的“媚”,从审美旨

# 月亮饼

刘亦鸣

友人送我一枚  
圆月的月亮饼  
如半熟的月光  
等待火热生活的翻滚  
芝麻点点数落着往事  
终被揉进岁月的年轮

我用元宵节的灯火  
烘烤出一枚香香的月亮饼  
轻轻地咬一口  
故乡的月亮便在舌尖上丰盈  
品尝着这绵长的年味  
春天便在心中慢慢苏醒

自作诗(书法) 赵世平

释文:《咏菊》:披霜戴露乘风来,忽见群芳尽让开。  
一缕清香轻走过,秋光不悔照空台。  
《秋意》:鱼戏青荷间,烟波塔影连。  
西风如醉客,细雨似催帘。

# 穷游诗人黄景仁(一)

施国鸣

编者按 黄景仁,字仲则,有“清代李白”之誉。200多年来,过人的才华,凄凉的身世,优美的诗句,让他成为“寒士文学”的代表,备受人们喜爱。今天,黄景仁清新流利、深情委婉的名句,更是受到年轻人的喜爱,“十有九人堪白眼,百无一用是书生”“俏立市桥人不识,一星如月看多时”“诮有青乌绒别句,聊将锦瑟记流年”等在网络上广泛流传。然而,与世人印象中仅有的“悲苦”不同,黄景仁堪称“穷游达人”,他“平生来寐寐爱青山”,到了“平生涉险轻性命”的地步。短短三十五载的生命,他的足迹却遍及江浙、湖湘、安徽、北国等地,他的不羁行旅,从交通发达的今天来看,也足以让人感喟不已。施国鸣先生倾心写就的系列文章,让我们看到了黄景仁多情敏感的同时,旷达豪放的另一面。

晓,甚至连奔丧的时机都失去,这在以孝为核心价值观的古代,那是很难被原谅的,所以父母在,尽量不远游,若不得不远游,则必须有确切的地点。直到秦代开辟“直道、驰道”,以及后来驿道、驿站的建设成型,加以舟船辅助,古人远游、通信才有了基本的条件。不过对绝大多数人而言,纯粹的旅游仍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,大概只有极少一部分人可以相对自由。即便如李白这样名满天下而又“一生好入名山游”的谪仙人,虽然有皇帝“赐金放还”的加持,但很多时候还得依赖各地“粉丝”的资助和招待,比如安徽宣城的汪伦,热情邀请李白前来游览山水画般的青弋江,于是李白留下一句“桃花潭水深千尺,不及汪伦送我情”作为回报,竟也让僻居小山村的汪伦名垂后世,可见汪伦这番真诚仰慕的收益实在是空前绝后。

但李白远游只是特例,一般人真实的旅游却又是另一回事。大致说来,古人所谓的旅游,要么是不远千里去做官的“宦游”,或者是受贬谪官吏愁眉苦脸的“羁旅”,更多则是为谋生而颠沛南北顺带的“穷游”,常州大诗人黄景仁,正是“穷游”人群中的一个。说来可惜,本来黄景仁少年得意,16岁应童子试,于三千人中夺魁,前途一片光明,可是他却迷上了作诗,不喜欢必须死记硬背的四书五经,结果7次乡试都名落孙山,连做公务员的第一道门槛都进不去,偏偏那作诗又不能换饭吃,于是怀着满腔悲愤,奔走江湖,寄人篱下,为当官的做做起草、抄写、校对公文之类的差事,勉强能够活下去。可是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”,恰恰由于诗写得好,外

地一些爱才的大官倒青眼有加,陆续邀请他去做幕僚,如此一来,黄景仁就更多了一些“穷游”机会。这个时候黄景仁还年轻,虽然经历了挫折,但雄心尚在,再说他最崇拜“山水迷”的李白,又知道“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”的道理,于是尽管囊中羞涩,但还是在奔走谋生的路上,尽可能地探访名山胜水、先朝遗迹,并写下不少出色的山水诗、怀古咏史诗。根据他的《两当轩集》中,黄景仁只有四川巴蜀地区的梁州没有去过。黄景仁的游迹,都记载在他的《两当轩集》中。

要说黄景仁“穷游”的发端,是他17岁时到宜兴沈里姑妈家读书。表妹(一说婢女)正在豆蔻年华,一个情窦初开,一个少女怀春,黄景仁仪表堂堂,表妹眉清目秀、温婉可人,两人暗生情愫。两人花前月下,时常到壮阔美丽的荆溪边嬉戏游玩。说到宜兴荆溪,那可不是什么山间小溪,而是一条滔滔大河,西通长江,东连太湖,从宜兴南城下不远处横贯而过,并在城东段、城西段两处河面上形成两个椭圆状大湖,分别叫东洑和西洑,水阔流深,问题少年周处,曾经在洑中斩杀过蛟龙,之后改邪归正,后来一直做到西晋的朝廷大臣,是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著名典型人物。此外,荆溪两岸风景非常美丽,海拔500多米并有很多神奇传说的铜官山高耸在南岸,高山大河相为表里,蔚为壮观,以前的历任常州知府,都要到荆溪打卡并吟诗作赋,否则就会显得很没文化品位。因此,少年黄景仁自然也爱登山游赏,流连忘返。不过,有情人未必能成眷属,黄景仁和表妹的初恋,最终还是梦幻

泡影,以致他一生不能释怀,但却留下一首千古传唱的爱情悲歌:“几回花下坐吹箫,银汉红墙入望遥。似此星辰非昨夜,为谁风露立中宵。缠绵思尽抽残茧,宛转心伤剥后蕉。三五年时三五月,可怜杯酒未曾消。”

多年以后,表妹的情影早已淡隐在烟云之中,所熟悉的芬芳闺房也已经像银河一样那么遥不可及。

接下来18岁的黄景仁要“凌霄踏雪上扬州了”,这是他走出常州府地界的第一步,然后在21岁、26岁再游扬州。选择到扬州,一是那里有诗友可以切磋;二是扬州当时的繁华蜚声海内,凭借大运河漕运枢纽之利,盐商及其他富商聚集,美人如云,歌楼酒肆密布通衢大道,真所谓“春风十里扬州路”;三是大名鼎鼎的晚唐多情大诗人杜牧,曾任职扬州,是黄景仁的偶像之一,所以他在回忆扬州游的《蝶恋花》一词中说“我是扬州狂杜牧”,居然以杜牧自比,可见青年时期的黄景仁,还是意气飞扬的。

既然到了扬州,建于南朝的大明寺、刚成为园林胜地的瘦西湖,都免不了要游赏一下,至于杜牧的“二十四桥明月夜,玉人何处教吹箫”的廿四桥,是否也去寻访一下,那就不得而知了。但是诗人多多情,大概是在扬州期间,黄景仁在友人宴请互相推杯换盏时,喜欢上了一个聪明美丽的少女歌伎,于是有了非常形象感人的诗句:“胸前带是同心结,杯底人如解语花。”两人一见钟情,估计曾“私订终身后花园”,可是一个穷秀才哪有银子给心爱的入赎身呢?于是歌伎望穿秋水,终不见檀郎归来,其悲伤不言而喻,而黄景仁后来也一直受到违约的心灵折磨,这真是“自古多情空余恨”,然而究竟多情好还是薄情好呢?

黄景仁在扬州期间,曾到扬州的友人宴请互相推杯换盏时,喜欢上了一个聪明美丽的少女歌伎,于是有了非常形象感人的诗句:“胸前带是同心结,杯底人如解语花。”两人一见钟情,估计曾“私订终身后花园”,可是一个穷秀才哪有银子给心爱的入赎身呢?于是歌伎望穿秋水,终不见檀郎归来,其悲伤不言而喻,而黄景仁后来也一直受到违约的心灵折磨,这真是“自古多情空余恨”,然而究竟多情好还是薄情好呢?



天光云影 (水彩) 李庆

# 喜鹊喳喳

上官红霞

二月上旬的江南,空气中还留着爆竹的味道,寒气还没消退,枝头梅花含苞未放。

我准备乘车去红梅公园走走。出了小区,进入龙城大道和通江路交界口的BRT车站,立定,喘气。

已经有近两个月没来这里乘公交了,马路对面那棵落了叶子的大树依然挺挺,树梢那个喜鹊窝呢?我用目光把一根一根树枝、树梢捋了一遍,又捋了一遍,枝条上、枝丫缝里都干干净净,筑起喜鹊窝的一根枯枝一根草一滴泥都没留下。

龙城大道和通江路交界处,路面宽阔。穿过马路走到车站分设了四段四个红绿灯,每次来这里乘车,在绿灯亮起的瞬间,我总要以学生时代的跑步速度

冲过去。我多次试验,确认自己只有跑起来才可以同时穿过两个绿灯。此时,只要抬眼看到那个喜鹊窝,看着胖嘟嘟的小伙伴们扑棱棱地飞进飞出,听着划过长空似天籁之音的“喳喳——”叫声,顿然感觉气定神闲,身心放松。

喜鹊做窝的这棵树是意树,长在马路边一大片香樟树下,它个子特别高,绿化丛中很突兀,树身我双臂合抱都有点吃力,高出来的那一截树枝树梢四周显得很空旷,鸟窝就高高悬挂在树梢上,像是被一阵风吹来的一个废气球,刚好被这几根树枝挂住了。寒来暑往,那个鸟窝就在半空晃荡,有时我会担心大风把它刮走了,也为喜鹊们在这路边选址安家感到忧心。

我是去年春天发现这个喜鹊窝的。当时,那只喜鹊妈妈嘴里刚好叼着食物扑棱棱地飞回家,鸟窝里雏鸟叽叽喳喳,一片欢腾,这样的场景还在眼前,怎么突然就没了踪影?——拆迁了?回老家了?还是小乌长大各自到别处成家了?抑或是被风刮走了?猜不透,心里便觉得空落落的。

被风刮走估计不大可能。去年的特大台风“贝碧嘉”经过时,我担心那个孤零零的挂在半空的喜鹊窝,一定会被台风吹翻了,甚至被吹得片甲不留了。我的担心是多余的,台风吹过,它依然好端端地飘飘摇摇挂在高高的枝丫上。

二月中旬,气温回暖,阳光灿烂的午后,我和爱人下楼散步。突然一声“喳喳——”叫声打破了小区的宁静,抬眼,一只熟悉的黑白色喜鹊停在

树上——树上何时新长出了一个喜鹊窝!一只胖喜鹊摇头晃脑,四周看看,又“喳喳——”地迅速钻进它的屋里,一会儿又蹦出来用嘴啄着什么,屋里屋外忙忙碌碌,时不时发出几声欢快的叫声。

哦,原来它们搬迁到这里了。这是一棵落了叶子的栎树,有6层楼高,枝干粗壮、枝丫纵横交错,鸟窝比车站那个要圆一些,大一些,结实一些。

我把喜鹊搬家的事告诉了爱人。爱人眯着眼朝树上看,笑着说:“你确定这就是那窝喜鹊?”

喜鹊没告诉我,我也没法去问它们。但我一厢情愿地这么认为。每次坐高铁去北京,途中总喜欢静静地看看窗外。风驰电掣,车朝前冲,沿路风景前拥后挤着向后跑。一年,一年,每当秋风扫落叶之后,那些高高低低的树梢上总挂着一个个圆圆的鸟窝。来来去去,去去来来,那鸟窝就像一只只浮在水浪上面的球,从窗玻璃上依次闪过,近了,远了,又近了,又远了……